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
第三十三回 遇事生風奸謀百出 拖人落水妙計連環

賈少奶一覺醒來，見媚月閣呆坐在沙發上，兩眼望著天花板出神，便道：「老二你那本書看完了沒有？」媚月閣不答。賈少奶揭被坐起，伸手將媚月閣推了一推道：「你呆想什麼？」媚月閣道：「我想杜十娘這人，不知是真的呢？或是做書人假造出來的？」賈少奶道：「自然是真的，你不曾見過戲台上做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那段故事嗎！倘不是真的，怎會做到戲文上去。這樁事令人怪可慘的，也是妓女要緊從良，嫁著良心漢子的結果，你提他則甚？」媚月閣道：「適才我見《今古奇觀》上也有這段故事，故而偶然問問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你為何不丟了這段看別段呢？這回書看了，很令人生氣，我忘卻告訴你了。」說著高喚阿寶打臉水，自己披衣起身。一面問媚月閣：「剛才說什麼魏家的騷貨，我因貪睡沒問你明白，莫非魏姨太太又到你家來了麼？」媚月閣道：「來卻沒來，不過我防她要來，預先躲到你這裡來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那何苦呢！常言邪不勝正。你是正的，她究竟是邪的，你何必反去怕她！換了我，遇著這種事，要說拉破面皮的話，就把他們一對姦夫淫婦的醜態給鬧穿了，看他們還有甚面目再乾這個勾當。如要保全兩方面顏面的話，我也不怕你笑我說瘋話，我就老老實實，自己也去軋一個頭，彼此各顯神通，也犯不著一個人心中納悶。」媚月閣不語。賈少奶洗罷面，漱過口，看自鳴鐘已交三點半，忙命阿寶快教王媽燒飯，我肚子餓慌了。口內說著又開櫥拿出一匣外國餅乾，問媚月閣吃不吃？媚月閣道：「你自己用罷，我方才吃的飯還沒消化呢。」

賈少奶道：「怎麼十二點鐘吃的飯，到此時還不消化？大約為著你胸中氣惱的緣故，快看破些罷，萬不可再納悶了，世上惟有煩惱最容易傷人。就是你家老爺喜歡花花絮絮，也是男人家常有的事，你能抵制的便該設法抵制他，如不能抵制，也只可自己委屈些，但切不可放在心上。倘若悶壞了身子，可大大的不上算呢。」媚月閣笑道：「我又不生什麼氣，你別再弄錯咧。適才你不是說身子不舒服嗎？怎的一會兒又精神勃發了？」賈少奶笑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我自己也很不明白。當你到這裡來的時候，我覺身子好似瘋癱一般，一動也不能動，不知怎的一覺睡醒後，身子也活動了，肚子也餓了，病也沒有了，你道奇怪不奇怪呢。」媚月閣微笑道：「有甚奇怪，你昨夜……」賈少奶不等她說完，便接口道：「這句話用不著，我家少爺昨天早上已動身去了，是你知道的還有什麼……」

媚月閣一笑，賈少奶不敢同她多說，自己揭開餅乾匣一氣吃了十來片，因沒和茶吃，喉間頗覺乾燥，見梳頭台上，還有媚月閣剩下的半杯茶，拿來呷了一口，到得口中，才知是冷的，意欲吐去，又因媚月閣方才說的話，有些兒尷尬，這一來豈不被她更瞧出破綻，只得假意咳嗽一聲，把滿口的茶噙了一地。媚月閣見她含茶在口，不即嚥下，已覺有異。又見她咳嗽之時，先彎腰曲背，似乎怕茶噙出來糟了衣服的一搬，心知她怕吃冷茶，故而假作咳嗽，以便吐出。但她既要吐茶，又何不吐出正大光明些，卻裝出這般模樣，此中未免可疑。講到媚月閣因人雖然粗率，究竟是堂子出身，粗率時固然粗率，精細處卻比常人更精細幾分。她想起初見賈少奶時，面色很為難看，以及現在舉止失措，兩兩對照起來，心知她一定有個說不出的蹊蹺在內。雖然不便明言，但也不能不給她些兒口風，好教她知道我不是木人兒。因道：「阿喲，你怎的平空噙起來了？莫不是茶太冷了麼？你也太粗心了，要喝茶怎不試試冷熱。你方才不是說不舒服嗎？此時如何喝得冷茶，快叫阿寶倒熱的來呢。」說罷，高聲喚阿寶，快些倒一杯熱茶來，給你少奶奶吃。

賈少奶做賊心虛，聽她話裡有因，不覺面紅耳赤，忙道：「老二，莫說笑話，冷茶原沒妨礙。我因喉癢，才咳嗽的。」說時又連連咳了幾聲，以掩痕跡。心中自付：媚月閣說的話句句都有稜角，莫非我這裡的事，已被她出了，這卻不可不防。她的嘴又最喜瞎嚼，若在此時被她知道了，定要鬧得人人皆知，非早些設法堵住她的口不可。自己預定的計策，又不是一時三刻就能夠攬掇得上的。幸她此時的心，已被我說話挑動，看來不能不用速成的法兒，早些拉她去上馬，不過這一來太便宜了裘天敏那廝，不費吹灰之力，現現成成享受這一個美人兒。但我也為著自己的事情危急，顧不得這許多，只可造化這折白黨了。想罷並不作聲，呷了幾口熱茶，王媽開進飯來。賈少奶硬拖媚月閣陪她用飯，媚月閣因已吃過，此時只吃了幾口，便停箸不用。賈少奶卻連吃三大碗，一邊吃著，一邊和媚月閣談論昨夜看的新戲，漸漸說到天敏身上。賈少奶極口稱贊天敏人材漂亮，技藝超群，又說天敏這人不但在戲台上溫文儒雅，就是下台時也旖旎風流，舉止彷彿是大家公子，而且對於婦女，又極會體貼。聽說他的性格，也和婦女相似，故能投人所好，宛轉如意，一班和他相識的婦女，都當他活寶似的，一步也不肯放鬆。說罷，飯也吃完，

賈少奶抹了嘴，又告訴媚月閣，魏公館姨太太素來很不規矩，你到此未久，我和她前後同住多時，故她一舉一動，無不在我眼內。文錦為人最是糊塗，自己終日花天酒地，丟他姨太太一個人在家，東妍西搭，每天前門進後門出的人也不計其數。幾月前文錦的族弟魏沛芝，由湖北來申，耽擱在文錦家中，這位姨太太不知如何，與他有了首尾。那天文錦回家，剛值沛芝赤身露體睡在文錦床上，幸而姨太太沒有陪他睡著，便問沛芝因何不穿小衣，沛芝回說湖北來時，只帶得兩條褲子，一條洗了，一條穿在身上，適才大解不慎，褲上著了穢跡，不能再穿，故脫下交給瘦子拿去洗了。早洗的一條又不曾乾，自己沒褲子穿，不能下樓見人，只得借大哥床上睡一會兒，待那一條褲子乾了再穿。文錦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沛芝真是個渾人，怎不教你瘦子拿我的褲子給你更換呢。又抱怨姨太太說：「你怎麼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。二老爺沒褲子穿，就該把我的褲子給他穿。卻教他赤身露體的等著，好不難看。」姨太太■嘟著嘴道：「你的褲子給二老爺穿太大了，不成模樣。」文錦更笑不可仰道：「褲子大了不成模樣，如今出著屁股倒成了模樣麼？」

其實沛芝的褲子，還乾乾淨淨的在席底下藏著呢。文錦毫不疑心他姨太太有甚麼事，倒是沛芝自覺無顏，匆匆逃回湖北去了。這都是梳頭娘姨過來說的。如今沛芝才走，姨太太又與你家老爺來往，她倒常常不脫空，只可憐你只得一個男人，還被她分了半個去，豈不可惱。」媚月閣聽了，咬牙切齒，恨恨不已。賈少奶道：「你也不必氣惱，氣惱傷身，苦的是自己。剛才我已勸你多次，須知為人在世，原不過和做夢一般，最好的法子得過且過，自己尋尋快樂。世上男人的性格最賤，你越待他必恭必敬，他越當你是個濫好人，處處欺你。你若吞聲忍氣，處處退讓，他一定還要得步進步，格外將你磨折。所以女人務必冒過男子的頭，才能教他知道利害。不過你我二人，素來都是和善慣的，萬萬下不落這種辣手，只有一個法兒，教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錯處，回心轉意，不敢為非，卻是個絕妙對付男人之法，只恐你不願意照辦罷了。」

媚月閣想了一想道：「你說罷，究竟是怎樣一個妙法？倘若中聽，我決無不願意之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我這法兒卻是天良上作用。古話說：淫人妻女，妻女人淫。他既然作了這件事，你自己也弄一個男子解解愁悶。他若知道了，不埋怨你便罷，如若埋怨你，你就拿這兩句話去駁他。他那時一定天良發現，猛悟自己作了差事，所以受此報應。這時候你再和他立約，彼此都不許再幹壞事，橫豎外間人是丟得掉的，你不妨馬上與那人斷絕往來。自此之後，包你一家人上和和睦睦，夫倡婦隨，永遠沒有氣惱了。」媚月閣笑道：「你說得好一廂情願話，這是什麼事，可以隨著濫做。況且外間男子，有高有低，有好有歹，也不能糊裡糊塗弄來，不明不白丟掉。你雖然心中如此，焉知那人願意不願意呢？」

賈少奶道：「那就要你自己張開眼睛，看看人頭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在戲館中沒對你提起嗎？譬如一個男人，在心中煩悶的當兒，大都去嫖堂子解悶。我們女流之輩。遇著心中氣惱時，既無男堂子可玩，惟有弄一個戲子來散散心。這班人也和婊子一般，用不著講什麼情義，要他時呼之即來，不要時叱之即去，毫沒牽絲。我看那裘天敏倒很討人歡喜，你何不和他攀一個朋友，煩惱時教他來談談講講，豈不甚好。」

媚月閣聽了，沉吟不語，心想她的話果然有理。裘天敏人也並不討厭，而且年紀尚輕，相貌又美，要和我家老爺相比，真是天差地遠。我昨兒見了他，未嘗不心中愛他。只因他是個唱戲的，我已作了良家婦女，若和他相識了，講出去未免難聽。雖然沒外人

知道，無如獨木不成林，單絲不成線，我自己一人，也沒這般膽量，務必要和賈少奶串通一氣，才能做得。賈少奶外面待人雖極誠懇，辦事也很熱心，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曉得她心口是否一樣。倘若偶然得罪了她，她竟替我到處聲揚，還當了得。雖然老爺自己也做著錯事，他有甚閒話，我不妨拿賈少奶所說的兩句話去頂他。但若被親戚朋友知道了，自己終覺顏面攸關。不過我看她的情形，聽她的說話，似乎她也私識著一個人兒，或者竟是做戲的，而且昨夜那人，一定在此過宿。適才她狀貌慌張，想必也很怕我知道。但我原怕她不幹壞事，她若也不是正經人物，我又何須怕她，不妨和她做個連襟，約那裘天敏出來會會，有何不可。主意既定，便道：「昨兒你不是說天敏姘頭最多嗎？如若他戀著別處，不肯前來，豈不丟人。就使他答應來了，我和你又到那裡去同他相會呢？若在外面，耳目眾多，人言可畏。若在家裡，他究竟是唱戲的，你我都是良家，怎可容他上門！」

賈少奶笑道：「你也未免太過慮了。天敏雖然是唱戲的，但在下台的時候，也和貴家公子一般，面上又沒掛著唱戲的牌子。便請他來家，有何妨礙。況且我家少爺，現在出門去了。家中別無外人，暫時不妨請他到我這裡來，待日後少爺回家，再作區處。講到天敏認識的女人雖多，但都是些下等的，上流的並沒幾個，故他昨夜見了你，兩隻眼睛好似偷油老鼠一般，烏溜溜的只顧向你望，可見他心中十分愛你。你若不去俯就他，他還要拚命的搭上來。你若肯約他來家，怕他不樂瘋了嗎。惟有一層難處，你我二人，與天敏素未交談，陌陌生生，怎好招他前來。若教茶房去轉約呢，豈不多給一個人知道。這種事愈秘密愈好，多一個人知道，便多一條洩漏的門路。況且這班茶房的嘴。最是不穩，動不動拾著雞毛當令箭，這種事被他們知道了，一定要當作新聞，到處傳說，很為不美，故而務必要挽個心腹人兒，作為介紹才好。你有這樣一個人嗎？」

媚月閣搖頭道：「我那裡有什麼心腹之人，可以替我介紹戲子。你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我嗎，有卻有一個，而且嘴也很緊，作了秘密事情，包可不致洩漏。此人非別，便是先前我這裡同居那個鄰會家的兒子，為人極其謹慎，年紀尚只二十一歲，住在這裡的時候，我和少爺都當他小孩子一般，時常叫他上樓玩耍。我也曾差他乾過幾件事，他從不曾在外露過口風，故我知他口頭很緊。而且他在新劇界中，認識的朋友頗多，天敏與他也很知己，不如教他約天敏到此，假設問他一件事，待見面之後，就用不著他了。幸他雖然搬出，現在住的地方，離這裡還不十分遠，我家王媽也認得他家，我們馬上打發王媽去請他前來問問何如？」說時便命阿寶喚王媽進來。媚月閣忙止住道：「這個且慢，待我想想，再作道理罷。」

賈少奶不便相強，說慢些也好。一面教阿寶到魏公館喚梳頭的，梳頭娘姨應召即來。賈少奶問她姨太太此時是否在家？梳頭娘姨回說出去了。賈少奶道：「可是在隔壁趙公館中麼？」梳頭娘姨見有媚月閣在旁，便說不是的，姨太太出去有一會咧，聽說到白克路陳公館打牌去的。」賈少奶對媚月閣努努嘴，媚月閣不言。賈少奶便叫阿寶拿洋鏡，自己坐下給那娘姨梳頭，媚月閣坐在旁邊看著，兩個人隨便講講閒話，待她梳罷頭洗了面，已是上燈時分。賈少奶留媚月閣在家晚飯，吃過飯，又要往民稟看戲。媚月閣也很想去，看天敏，一口贊成。這夜賈少奶並不耽擱，草草抽了幾筒煙，即與媚月閣同到民稟社，仍揀昨夜問包廂中坐了。今夜兩人的目的，都不在戲。一個注意天敏，一個存心拖人下水。故在天敏未出場前，兩個人唧唧噥噥，只顧講話。及至天敏出場之後，便各抖擻精神，目不旁瞬的看戲。天敏是何等角色，見媚月閣今夜重來，又見她流目送睇，心中暗暗歡喜，便也施展出生平勾引婦女的絕技，不住的把眼風向媚月閣這邊飄來。賈少奶見了，暗暗伸手把媚月閣推了幾推，媚月閣笑問做什麼？賈少奶道：「你没看見無線電報麼？」

媚月閣道：「放屁！我不懂你這句話。」說時回轉頭來，微微對天敏一笑。天敏好生得意，疾忙一笑相報。這一笑不防被旁邊和他配戲的王漫遊所見，他一抬頭見了媚月閣，暗贊好一個漂亮女人，裘老三的運氣來了。又見媚月閣身旁還坐著個中年麗人，丰姿出眾，裝束妖冶，兩隻風騷眼，滴溜溜四面橫飛。漫遊暗想天敏有了那個，這一個該輪到我了。心中想著，也不管別人願意不願意，自己一廂情願，把眼光一五一十的向賈少奶送將過來。賈少奶原是個絕頂聰明人物，見漫遊這般情形，已知他不懷好意，不由的心中一動，暗想漫遊的人材技藝，也不在天敏之下，我往日也很愛他，此時他既有情於我，我卻不可辜負了他這一番盛意。況且媚月閣既和天敏有了意思，我也不能讓她專美於前，不過我自己已有德發，勢不能再應酬漫遊，顧此失彼，如何是好？想了一想，暗說有了，此時德發不在旁邊，我不如暫和漫遊打打無線電報，橫豎眉目之間，又沒有什麼記認。少停回家，不妨仍和德發要好，因我此時用著德發之處正多，一則少爺既走，我一個人在家熬不住這般寂寞，務必要個人陪伴。雖然漫遊也有意於我，但今番還是初次，若就這樣的弄他回去，非但自損身價，而且還不免被漫遊瞧我不起。只可埋下這條根，待日後再圖收成結果。此時看待德發，須和從前一樣，不可為著漫遊，將他冷淡，弄一個兩面脫空，很不值得。況且德發與天敏素來相識，要拖媚月閣下水，非假手於德發不可。將來媚月閣與天敏二人，事成之後，我再慢慢的同他疏通。一面教天敏替我介紹漫遊，有何不美。想到這裡，心中暗喜，便把一對水汪汪的妙目釘住漫遊，又將手帕掩著口，盈盈向漫遊一笑。他一笑不打緊，可憐戲台上的王漫遊，被他笑得骨軟筋酥，心花怒放，霎時間把自己的時辰八字，和今夜做的戲情，一齊忘得乾乾淨淨，幸虧天敏處處提醒他，才得敷衍終常到了後台，忙問天敏末包中兩個女的是誰？天敏道：「一個是以前有名的紅信人媚月閣，現已嫁人作了官太太；還有一個卻不認識，大約也是官家的奶奶呢。」

漫遊笑道：「你交運了，這媚月閣不是和你有意思了嗎？」

天敏道：「沒有這句話，你休胡說。」

漫遊笑道：「你也不必假作癡呆了，彼此都是自己人，說說何妨。方才你不曾對她笑過幾回嗎？此時何必瞞我，難道還怕我剪你的邊不成。我問你別無他意，因媚月閣同坐那個女的，對我很有道理。我想你若和媚月閣有意思的，就托她替我牽引，免得多費周折。當年我不曾替她幫過一回忙嗎？你現在和尚拖了辮子，原來連朋友都不要咧。」天敏笑道：「你這人太胡纏了。老實對你說，媚月閣雖然和我笑過幾笑，但還不曾上手。因這班堂子出身的人，有名叫做老吃老做，脾氣最難捉摸，偶不小心，便要碰釘子，故我此時還不得其門而入，待我和她搭上之後，再慢慢替你說法罷，此時何必性急呢。」

漫遊大笑。不表二人歡喜，再說賈少奶和媚月閣看罷戲，同車回家。一路上不曾住口，只講著天敏。到了門口，媚月閣扣門自回。賈少奶也回轉家內。德發不知他們今夜還要看戲，故已一個人等候多時，一見了賈少奶，不免口出怨言。賈少奶心中很不受用，暗想我奔來奔去，施展降龍伏虎的手段，要將媚月閣制服，一半為著他這寶貨，不料他還要同她瞎鬧，可真算得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。若換了漫遊，一定比他知趣些。此時姑且讓讓，待我相識了漫遊，再一步一步收拾他便了。心中想著，口頭仍以好言安慰。又說：「你且不必難受，橫豎熬忍也沒有幾天。現在媚月閣的心，已十分活動，她很歡喜天敏，你前日不曾告訴我和天敏相識的嗎？日間我意欲著王媽請你邀天敏來家，媚月閣不肯答應，她說想定了再作道理。我看這件事宜快不宜遲，她目下不過夫妻失和，常言夫妻反目，是不過夜的。他們倆雖然還含著幾分醋意，但日子長了，怕也容易消滅。等他們夫妻和好之後，就怕不願意再幹壞事，故萬不能由她打定主意，只可便宜行事。明天飯後，媚月閣一定還要到這裡來，你別管他三七二十一，盡邀天敏來此，我自自有妙用。」

德發皺眉道：「天敏這人，我雖然認識，幾年前還同我很為莫逆，不過當時不比現在，那時候他還沒唱新戲，境况艱難的了不得，時常向我借幾角錢用用，故和我很要好。目從他踏進新戲館以後，眼睛一天一天的生得高了，逐漸與我疏遠。有時在路上相遇，若非我先招呼他，他竟睬也不來睬我。況他現在姘頭無數，據說日夜應酬，還忙一個不得開交，我邀他如何肯來。就使他答應來此，與媚月閣有了首尾，將來被姓趙的知道，豈不要和我拚命嗎？」

賈少奶怒道：「放你的屁。你替媚月閣牽了馬，怕姓趙的和你拚命，難道你玷污了姓賈的女人，就不怕賈琢渠和你拚命的麼？你若怕人和你拚命，又何必自己投到這拚命所在來呢？況且裘天敏久已看中媚月閣，你去叫他，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，豈有不肯前來之理。到了這裡，又不要你替他二人拉攏，我自令他二人並在一塊的法兒，要你耽什麼憂愁。就使給姓趙的知道了，原是他自己姨太太不好，焉能抱怨別人。我料你大約不肯替我辦事，或者怕我看上天敏，故而架辭推托。你不想想，我竭力拖媚月閣下水，

都為著哪一個？運動至今，大功將次告成，教你幫我收收功，還要推三阻四，你也未免太自在了。你休當我們女人不中用，自己不能叫男人來家，可知男想女，隔重山。女想男，隔層板。我們若要天敏來此，只須寫一張字條兒，教茶房交給他，管教他馬上就來。所以要你去相邀，無非看得起你，你莫錯了念頭，當我們少不得你這個人。你今番若不給我約了天敏回來，下次你自己也不必再到這裡來了。」

德發見賈少奶動怒，頓時大驚失色，忙道：「好奶奶別生氣，我並沒別樣意思。既然你這般說，我明兒一準替你到天敏叫來便了。」賈少奶也不做聲，氣呼呼的自己吸煙。德發苦苦哀求了多時，賈少奶才息怒，陪他安睡。一宵易過，次日清晨，德發有事先走。賈少奶懷著心事，臥不安枕。十二點鐘沒敲，就穿衣起身。阿寶見了，十分詫異說：「奶奶怎的起來得這般早？」賈少奶道：「睡不著自然早些起來，你快給我到魏公館去看看，如若梳頭的閒著，就教她來替我梳頭罷。」阿寶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已與梳頭娘姨一同回來。梳頭娘姨見了賈少奶，也說：「少奶奶這樣早梳頭，今年還是第一次呢。」

賈少奶笑了一笑，並不多言。梳好頭，又教王媽開飯吃了，才抹嘴定當，忽聞扣門聲響，卻是媚月閣來了。媚月閣見賈少奶已起身，各色舒齊，心中也很奇怪，說你怎的今兒特別改良了？賈少奶笑道：「我因昨天有你貴客光臨，自己貪睡，丟你一個人冷清十分抱歉，故而今日起早起來伺候你的。」媚月閣道：「呸，你不要借花獻佛了，我曉得你心中牽記著少爺，一個人睡不著，因此一早便鑽了出來，還要趁順風拍馬屁呢。」賈少奶笑道：「你這張嘴太毒，我不和你說了。請進房裡坐罷。」兩個人說說笑笑，講不到一刻工夫，又聽得樓下扣門聲響。賈少奶高聲問是那個？下面王媽答應說是周家少爺，同著一個朋友。賈少奶笑向媚月閣道：「巧極了，這周家少爺乃是先前我家同住的那個鄉鄰，昨天我告訴你，和天敏相識的便是此人。今兒恰巧你在這裡，他也來了，真像預先約著的一般，可不是椿巧事嗎！」說著高聲叫王媽請周少爺樓上坐。媚月閣便要迴避，賈少奶一把將她拖住，笑說：「那人不過是個小孩子，你就見他何妨。」

媚月閣重複坐下，側耳聽樓梯上一片腳聲，漸行漸近。走到房門口，忽然止住，有個人探頭向房內張了一張，賈少奶便道：「老四進來呢。」德發回言：「我還有一個朋友同來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既是你的朋友，就請他一同進來便了。」這句話才脫口，德發已帶著他的朋友一腳踏進房內。媚月閣見了此人，不覺心頭砰的一跳，原來此人非別，就是民暎社唱新戲的裘天敏。媚月閣本來十分愛他，巴不得請他來家談談。此時見了他，不知怎的忽然侷促起來，覺得坐著不安，迴避又已不及，胸中一時沒了主意。賈少奶卻不慌不忙，滿臉堆笑，起身讓坐。裘天敏見多識廣，毫不羞縮，大大方方的除下洋帽，對她二人鞠躬為禮。

媚月閣見他行禮，免不得欠伸作答。答禮之後，猛覺一陣害羞，面紅過耳，心中突突跳個不住，低著頭不敢再向天敏一望。天敏就在媚月閣旁邊坐了，飽餐秀色。賈少奶高喚阿寶泡茶，又問德發為何許久不到這裡來玩？德發因早上才從這裡出去的，聞言不知所措，只糊裡糊塗答應了幾個是字，幸虧賈少奶心思並不用在說話上頭，口中講著話，兩隻眼只顧偷覷天敏和媚月閣二人的舉動。媚月閣定了一會神，暗想天敏這人，日前我雖然在戲館中見過幾次，但從包廂望到戲台上，隔有數丈地位，看來不十分真切，兼之他扮著戲，不是本來面目。聽人說他下台時，面貌更比在台上時體面。今兒既在旁邊，倒不可不看他一個仔細。

媚月閣的頭，本是低著的，想到這裡，不由的徐徐抬起，從眼梢邊放出一道斜光，對天敏溜去。不料天敏兩隻烏溜溜的眼珠兒，正一動不動的釘著她。自己眼光射上去，剛和他碰了個針鋒相對。媚月閣臉上又一陣發臊，慌忙低下頭來。但她自和天敏眼光一斗之後，好似從眼皮上帶進了什麼東西一般，似乎與天敏並不陌生，彷彿前世裡就認得的，今生雖沒交談，彼此都是肚裡明白，故而頭才低下，霎時間又抬了起來，與天敏四目相視，含情慾泄。賈少奶見此光景，暗暗得意，忙向德發道：「你難得來的，今兒大約沒甚公事，我想煩你寫一封信給少爺，因他匆匆動身，有許多事不曾分派清楚，我又不曉得這些事務，得寫信問問他。樓下書房中現有筆硯信箋，省得教人搬上搬下，請你下樓去寫罷。」說著起身先走。德發會意，隨她走下樓去，卻把媚月閣、裘天敏二人丟在房中。可巧今天賈家一班下人，都在樓下工作，竟沒一個人來驚動他們。天敏四顧無人，壯著色膽，把椅子挪前一步，低聲問媚月閣道：「這位奶奶貴姓？可是趙？」

媚月閣點點頭。天敏又道：「前兩夜和這裡少奶奶同在民暎社看戲的，就是你奶奶麼？」媚月閣道：「正是。」天敏笑道：「我前幾天見了你，好似在哪裡見過的一般，不過想來想去，總想不起，奶奶可記得我和你在哪裡見過的？」媚月閣搖頭道：「我也記不得了。」天敏又把椅子略略移前，湊近媚月閣道：「奶奶你再想想，我和你一定在哪裡見過的。」媚月閣對他看了一眼道：「你這人太古怪了，見過便怎樣呢？」

天敏笑道：「見過原沒怎樣，倘若沒見過，又像見過的一般，可就有些兒夙緣了。」說時，一隻手趁勢搭在媚月閣肩頭上。媚月閣並不推拒，只輕輕說了個啐字。列位須知媚月閣原是妓女出身，雖然從了良，本性仍未改變。方才還有些羞惡之態，還是良心上作用。此時被天敏竭力誘惑，不由的把良心沉了下去，露出本來面目，宛似當年在妓院中一般，與天敏執手談心，漸涉戲謔。做書的乾乾淨淨一枝筆，不願意寫他們醜醜齷齪的現象。單表樓下賈少奶與德發二人，並沒有修什麼書信，卻躲在振武住的那間房裡，橫在振武和珠姐同眠的那張銅床上，蓋著他二人好合時所用的那床錦被，找補今日早起損失的睡眠時間，兩個人雙雙入夢，值睡到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還沒有醒。卻被王媽扣門喚醒，問她什麼時候用晚飯？賈少奶一想，樓上還有貴客，不知他二人此時怎麼樣了，即忙推醒德發，一面叫王媽就此做飯。自己揩揩眼睛，急匆匆奔到樓上，只見天敏和媚月閣二人，依舊坐在原處，一步也不曾移動。見面之後，彼此並不開口，卻不約而同的抿唇一笑。賈少奶向媚月閣道：「這位裘少爺吃了晚飯，還要進戲館去，故我已命王媽開飯，就請你們二位在這裡用了晚飯再走。不過飯菜怠慢些，先此說明，望勿見怪。」天敏道：「這個怎敢叨擾。」德發接口道：「你們自家人，老三何必客氣。」媚月閣聞言對德發面上一看，德發被她看得十分難以為情，忙推開了一扇玻璃窗，假說房中熱得很，背轉身軀，探頭下望，被賈少奶一把拖開，隨手帶上窗，說：「你怕熱，不顧別人的嗎？」

德發覺得左右不好，只得逃到外面起坐間內，一個人坐著嘔氣。房中賈少奶、媚月閣、天敏三人，談談說說，十分有興。不多時王媽開上飯來，四個人同桌吃了。德發陪著天敏先走。賈少奶又邀媚月閣同往民暎社看戲。漫遊見了賈少奶，又和發瘋似的。天敏悄悄告訴漫遊，自己已與媚月閣上手。你昨夜所說那個女人姓賈，是從前財政部次長的夫人，適才我便在她家吃的夜飯。漫遊聽了，心熱得了不得，再三求天敏替他介紹，天敏搖頭道：「這事很難，因她已有一個情人，也是我的朋友，名喚週四。我若替你乾了此事，被週四得知，還當了得。只可請你自己放些手段出來，弔他上手便了。」